

台湾文学丛书

〔美〕葛浩文 主编

社



# 琉璃瓦

施叔青



# 琉 璃 瓦

施叔青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7 · 哈尔滨



## 出版说明

近年来，台湾文学创作十分活跃，许多作家和作品在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兴趣及关注。特别是随着「一国两制」构想的日益深入人心，大陆读者了解台湾文学的愿望日益增强。「台湾文学丛书」的出版，旨在使国内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台湾当代文学的概貌，促进大陆同台湾的文学交流，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。

台湾文学丛书 [美]葛浩文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杨雪平 刘丽娟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琉 璃 瓦

Liu li wa

施叔青 著

---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肇东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58/16·插页 2·字数 108,000

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3,708

---

统一书号，10360·134

定价：1.30 元

ISBN 7-5317-0023-9/I·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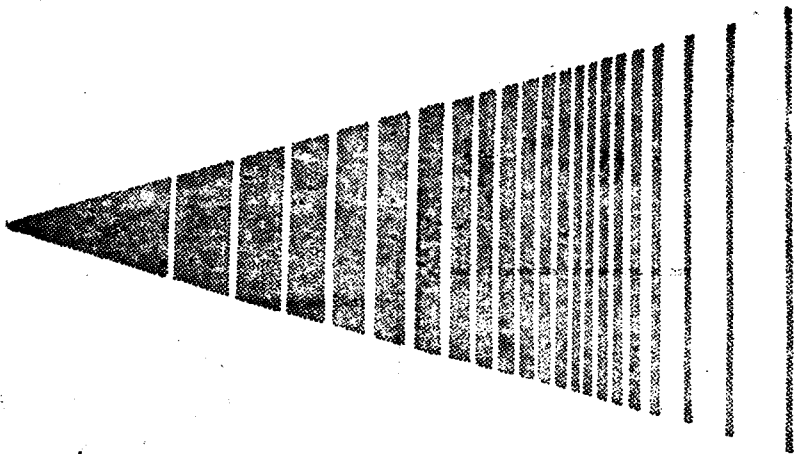
## 总 序

葛浩文

编一套丛书是一件又有趣又烦恼，又轻松又紧张的工作，是具其苦亦具其乐的任务。凡是爱读小说者（以笔者为例），都很愿意顺其本人的喜爱，相当主观地挑选一，二十本好作品很大方地介绍给或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，让他们共同来分享，此为乐也。但同时，丛书也有其客观的一面：每本书都必须配合某种条件，随着某种主题，或适合某种范围，要按一定的水准传达最广泛的读者群，其苦所在。

“台湾文学丛书”的目标不外乎将若干本近年来既受台湾及海外读者欢迎，又得到评论家好评的小说提供给大陆读者阅读。这些小说的作者身分、来源、性别、年龄和篇幅的长短、主题及风格等各方面虽然不一致，但其中无一本是为“赶时髦”而被选入丛书。

601109/13



我之所以答应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“台湾文学丛书”有两个原因：

一、台湾文学(或港台，甚至于海外华人文学)在中国大陆已经风行了相当的一段时间，留下了重要，偏重于良好的影响。但我认为，还需要更严肃，更有系统地介绍一些不但可读性较高，并且艺术水准亦高的作品(主要是长篇小说)，使大陆读者享有一箭双雕的收获：既能接触到自彼岸来的很好的“艺术品”，又能获得对台湾社会比较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。

二、北方文艺出版社曾经出过我的一本书，我由此体会到本社人员——自上至下——对作者(或编者)的尊重、热情、信任，以及其对文学的重视和理解，确实为一家只管出好书，好出书的文艺出版社。

1986年10月30日

## 目 录

琉璃瓦…………… ( 1 )

牛铃声响…………… (107)

琉

· 1 ·

璃

瓦

一进家门，祖母在墙上抿着没有牙齿的嘴，朝着她微笑。谁都说这是张很传神的杰作，是二房的堂姊夫有次回来帮她照的。那时祖母还很硬朗，拄着拐杖，坐在家门口一把破藤椅上，迎着屋檐筛下来的阳光，眯着一双老眼，笑出一脸皱纹。

去年冬天，祖母突然去世，家人急忙把照片放大，这次回来，祖母的微笑竟然也和穿着古服的祖先们发黄的照片排列在一起了，许玉葵这才感到祖母是真的去世了。她站在空无一人的大厅，发现照片的左下角挂歪了，许玉葵把装着过夜衣物的嬉皮式包包搁到八仙桌上，踩上了旁边的公婆椅，将祖母遗照扶正，手指碰触到相框时，祖母的微笑荡漾了起来，流得满处都是，许玉葵的手颤抖一下。

母亲这时从阴暗的走廊过道，跨出门坎走了出来。

“阿玉，几时回来的？”不敢相信的声音。

“刚刚到的。”跳下公婆椅，擦擦被踩脏的地方。

母亲手里抓了顶打了一半的草帽。她闲着没事，替附近的小工厂编打外销的草帽来打发时间。

“怎么要回来也不先写信。”

“临时决定的，回来扫祖母的墓。”

把摘下来的老花眼镜重又戴上。

“都什么时候了？还扫墓。”

“我不该坐莒光号，慢得象牛车。”

矮小的母亲倚着太师椅坐下，两只脚触不到地，悬空着。

“只有您一人在家？”

隔着高脚的茶几，和母亲对坐着。一阵茉莉花香从她偏过去的头上飘送过来，一如枫城常见的旧式妇女一样，母亲喜欢在她的发髻上，插着四时不同的素色小朵鲜花。

刚才随手搁在八仙桌上的嬉皮包包，便显得很刺眼了。许玉葵过去把它一把抓了过来，放到茶几上，又觉得突兀，索性把包包提在手中，这样一来，便没有回到家的感觉了。

脑子里想着刚才和她在清水分手的美国老板，为了怕枫城的小旅馆不够“干净”，许玉葵把他安排住到“宝岛大饭店”——清水附近唯一的观光旅馆。

“你先一天回去也好，芭芭拉，”美国老板以她的洋名叫她。“按照我们的计划做，你先帮我去看看有什么东西，找到合适的，就说是你自己有兴趣收藏，他们会便宜点卖给你，讲好价钱，明天我一去，他们要提高也来不及了。”

美国老板朝许玉葵诡秘地眨了一下眼睛，两人交换着同谋者一样的微笑。由于长途火车旅行的困顿，他一进馆，便解下领带，脱了鞋换上自备的拖鞋。从没看到老板如此随便的许玉葵，坐在房间内唯一的一把沙发椅上，不觉气促起来。尤其是一径在她面前晃着的那只多毛的手臂，几次碰到她，

许玉葵便无端地脸红了起来，她垂下眼睛，不敢看他。

“芭芭拉，”美国老板递给她一叠剪报，显然没感觉出异样的气氛。“回去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看看这座庙，打听他们几时拆后殿，拆下的雕刻何时开标——。”

许玉葵接过剪报，中部版的新闻，枫城最老的古庙龙山寺，由于后殿经年失修，即将拆下来重建，旁边还附了一张龙山寺后殿的照片，只是看起来很模糊。

“晓得这座庙吗？芭芭拉。”

“当然。连枫城的小孩，都知道龙山寺的。”

“那很好。”美国老板安心地松了口气。“我对你有信心，咱们这一趟一定不会白跑的。”

“我这趟回来，是为老板来办点事的。”本想告诉母亲最近换了工作，老板是美国人，人在清水，明天来枫城。话到唇边，却又不知怎的溜了回去。

许玉葵避免去看她母亲的眼睛：

“妈，有个人叫陈殷，他住哪条街？”

“陈殷？我认识吗？”

“也许您认识，”顿了一下，才又继续说：“这个人是专门收——呃，收旧货的。”

“专门收旧货的？叫陈殷？”

没敢去看母亲脸上的表情。

“镇上的人可能不这么叫他，”临走时，美国老板给她这人身分证上的名字，在枫城，人们大多是以绰号来互相称呼的，“姓陈，大概用的是别的名字。”

“会不会是阿夏？”母亲显然努力帮她想着。许玉葵却感

觉出她的声调很不自然。“那个专门收破铜烂铁的，过年过节还出来买鸡毛、鸭毛的阿夏？”

记忆中，阿夏一年四季戴着一顶破斗笠，踩的是一辆人力车改的三轮，脖子上围了一条汗黑的粗毛巾，把手中的空罐子一路敲得咣咣响，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午睡，沿着枫城的大街小巷，扯开喉咙，这么吼着：

“邻居五十喔，坏铜坏铁、簿子纸、酱油瓶通通拿出来卖喔！”

“不会是阿夏，一定不是他。”许玉葵咬着嘴唇，好一会儿才放开。

“这个姓陈的，他是专门买卖古董的。”

母亲脸色一变，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家族，十一岁上又死了父亲的许玉葵，十分懂得母亲这个时候的心情。这次回来，大厅似乎又被搬空了些，那只乾隆的青花瓷瓶不见了。小时候，许玉葵总爱踮着脚跟，细数瓷瓶上有几只蝴蝶。现在这只古瓶可能被摆在小镇街上，某个因搞纱厂而突然暴富的人家里，和一些俗气不堪的日本布偶排列在一起。

母亲斜乜了女儿一眼，戒备地：“你问这个人，做什么用？”

“我只是帮人家随便问问的。”

“如果你要找的人是景川，他就住在街尾巷子里，”母亲说，“你总该还记得吧？”

许玉葵惨然地点点头。小时候，从学校放学回来，不止一次，发觉母亲坐在黑暗里，上层的供桌好象空了些，原来那对九斤重的锡烛台不见了，许玉葵记起和景川擦身而过时，他手巾布包突起的棱角，景川捧着它时，那种沉甸甸的样子。

然后下一次，是那只三脚的铜香炉不见了，下一次……

许玉葵觉得坐不住了，她站起来，把嬉皮包包挂在肩上，走到门口。

“那辆脚踏车，还能骑吗？”

母亲跟了过来。

“那不是我们的，是对过的。”

“我想借一下车子，骑出去转一圈。”

“你尽管骑去吧！”

“不用说一声？”

母亲瞪了她一眼。

“倒象是回来做客的，生分成这个样子。”

许玉葵确实没有回家的感觉。

跨上脚踏车，摇摆了两下。

“扫墓的也该回来了，”母亲倚着门说：“说不定半路就碰到了。阿玉，还记得去墓地的路怎么走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许玉葵抗议地大声叫道。

踩动车轮，她头也不回地骑着车子去了。

出了家门口，前面就是龙山寺，枫城以多庙而闻名。龙山寺的建筑格式具有大庙的规模，庙廊的龙柱，据说是从前一船由福建运来的，雕刻的师傅，也请的是福州师。

龙山寺一场大火之后，前殿、中殿修复成现在的模样，后殿却一直任它荒废，许玉葵还记得，父亲刚过世不久，她入了小学，班上有一个女孩家里做买卖废铁的生意，许玉葵经常和她到这杂草丛生的后殿捡破烂，一只生锈的大铁钩可以卖五毛钱，她就是这样瞒着母亲，赚取自己的零用钱……

脚踏车停在龙山寺的外边，想把它锁在庙柱上，一想到这里是枫城不是台北，许玉葵失笑了，把车子往墙上随便一靠，就进了庙。向那个老得有一百岁的庙公问起后殿重建的事，他耳朵聋，听不见。老树下纳凉的人走过来，告诉她镇长已经集合了一群对古迹重复有兴趣的人士，委员会在近日内就将成立，着手动工应该是在不久以后的事。看到那一个个热心的脸孔，许玉葵鼓不起勇气问他拆下来的雕刻是否立即开标，她向后殿走去。

站在这白烟似的一片苇花中，时光倒流，许玉葵仿佛又回到了儿时，依旧是枯了的圆形古井，只是倾圮的庙檐似乎斜得更厉害了，有一边都已经插入杂草中，为怒放的苇花所淹没。

举步往里走，脚下不意碰到了一块硬物，痛得她叫出声来，拨开蔓草，俯身一看，原来是一片红色的瓦当。小时候，她就捡了这么一块浮雕着凤凰的瓦当回家，信佛的二姑看了，却象见了蛇一样，赶忙把它拎到门坎外，回过头来厉喝道：

“阿玉，谁让你捡这个回来？没有告诉过你庙里的东西不准往家里搬？”

“搬了又怎样？”

二姑沉着脸，不再吭声，只是凌厉地瞪了她一眼，回去在她自设的小小佛堂前跪下，双手合十，口里不住念着，二姑的样子仿佛是在替许玉葵赎罪，她知道自己闯了祸。

属于庙里的东西，哪怕是一草一木都不准往家里搬，它们都具有神性，许玉葵这么被警告着。

信佛的二姑一定再怎么也无法料到，从前为她赎罪的侄女，长大后竟然在替外国老板做起买卖寺庙的勾当，如果被八卦寺的二姑发现经由许玉葵的安排，外国老板可能把龙山寺的后殿整个买了去，然后一船船分批寄回美国，二姑跪在佛堂前的头将垂得更低吧？

三个月前，许玉葵加入“琉璃瓦古物店”，最近她每到一座古庙，由于职业上的习惯，她总会不自觉地抬起头，仔细察看庙廊或柱头的雕刻，然后想象把这些褪成一片暗淡辉煌的木刻取下来，加工扑上些金粉，大小经过设计后，钉上个中国式挂钩，卖给住在台湾的外国人挂上当装饰。对于故乡的庙檐，许玉葵心中升起同样的欲望。

许玉葵不想回家，她想到了景川，除了陈殷之外，美国老板还给了她几个贩子的名字，

• 2 •

也许景川可以帮她打听。离开枫城到台北上大学以前，许玉葵不只一次找景川要变卖家里古董所得的钱。

还记得景川是个瘦干的小男人，胸膛很厉害地凹陷下去。每次看到他，他一手抱着小孩，刚好纳入他凹陷的胸膛。有时一边走，一边还拿着奶瓶去喂怀中的婴儿。听人说他以买卖古董为主，有一个发狂的妻子。有次见他从一个破败的大门走出来，小孩被他一手挟在腰间，另只手拎了个供祖先的神龕，困难地一步挨着一步走。

直到父亲突然去世，她对这个有着疯子似的眼睛的人便不再陌生了。上中学的许玉葵，放学回家，经常看到景川一

手挟着孩子，一手抱着用日本包巾包着的東西，一包包地往外拿，拿到許玉葵上大學時，大廳只剩那三只紫檀鏤花供桌，以及兩排鑲大理石的太師椅。

再怎么也想不到，幾年後，自己竟然走上這一途。

是什麼原因使她接受“琉璃瓦”的工作？許玉葵腳下猛力地踩著，是為了那個離過婚的外國老板奧斯華？

景川的家到了。以前所熟悉的竹扉，現在看來似乎旧了些，傾斜了些。兩個象孿生一樣的女孩倚著竹門，一邊站一個。左邊那個牽起她褪色的破布裙，放在沒有門牙的嘴里咬，女孩長著她父親一模一樣的眼睛。

“你爸爸呢？”她問另一個女孩。

女孩只是瞪著她，沒回答。聽說，景川的妻子是個終日坐在家裡，動也不動的文癡，她生下來的小孩完全由景川帶，才有一路走，一路喂牛奶的情形出現。眼前這對十來歲的女孩，也是小時候，被她們的父親抱來抱去，而覺得有點眼熟。

“你爸爸呢？”她轉向咬著裙子的那個女孩。

“不在。”

“不在？上哪兒去啦？”

女孩拿眼睛瞅她，好象許玉葵問了一個天底下最奇怪的問題。

竹門內十分零亂，用來堆棧旧貨的地方，淹滿了脏水，幾張褪了漆、斷了腿的老式坐椅，浸漬于污水中，泡了太久，本色的木头，全都成了難看的污黑。再往屋裡瞧，倒象是久没人住過的空屋。

有個女人從隔壁走了出來，手上抱了個光身的嬰兒。

“你要找谁？”她打量许玉葵这一身不属于枫城的装束。

“我来看看景川。”

“你也是收古董的？”

微笑了一下。

“外地来的？”

她后悔刚刚骑车子出门，没有先换上以前在家穿的旧衣裳，起码也该把肩上的嬉皮包包搁在家里。

“不，我是这里的人。”许玉葵用只有枫城人特有的口音强调着。

女人微微有些失望，不过还是说：“怎么，古玉有兴趣吗？还有玛瑙？”

“不，我们不收珠宝。”

“不收珠宝？古玉好吗，要不要看看？”

这样从厨房走出一个枫城最普通的女人，她竟然也做起古玉买卖。近一两年来，当入过土的古玉变成人们争相收购的对象，古老的枫城掀起了一阵热潮，年轻一代的妇女，原本不孝顺的媳妇、女儿开始改变态度对待她们半盲半聋的祖母、婆婆以及老一辈的亲属，目的是赚取从结婚那天，就一直戴在她们手上、耳上的玉环、翡翠耳坠。许玉葵听说最近为祖先拾骨的风气很盛，为的是打开棺材，看看当年陪葬的东西中，有没有玉器。

“小姐，过来看看，”女人并不放弃。“坠子、玉环、戒指、各式各样的玉都有，随便买一件，到台北万华，一转手，包你这趟的车钱都有了。”

许玉葵笑笑。这个女人可一点也不贪心。如果她知道“琉

璃瓦”的生意是怎么做的，美国老板对每一件东西没有不赚个两倍、三倍的利润，她一定会羡慕死了。

“我来找景川，他不在？”

女人回过头，笑得很奇怪。

“我在台北听同行的贩子说，他最近做龙钱，着实赚了一大笔。”

然而，从他两个女儿的衣着，许玉葵怀疑可能是谣传。

“赚是赚了，可一分也没往家里拿。老婆送到疯人院，还是教会给安排的。”

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少年挤过来：“景川仔躲在旅馆里，专门做假钱骗人，只要把新的钱丢到一种什么酸的药水里，没两下，钱就变旧了。”

“哦？哪家旅馆？”

许玉葵问。在小镇长大的她，从来不需要知道旅馆的存在，倒是初来“琉璃瓦”上班时，每当她向一些美国顾客提到她来自一个古老而没落的地方，小城至今还保留了几条窄窄的、铺石板的老街，这些美国人常会问她枫城怎么个去法？还有，最重要的，到了那里有没有“干净”的旅馆？许玉葵总是涨红脸，她对枫城的旅馆一无所知，答应下次回去时帮他们打听。

“喏，就是火车站对面，那家凤凰楼，三楼还是酒家！”

“那一阵子，景川仔家也不回，索性就住在旅馆，把孩子全都丢给他的疯妻子——”

“一个大正几年的龙钱，涨到几十万，其实还不是背后有人在操纵，”少年卖弄他的所知：“景川仔好狗命，碰对了

时，捞了一大笔，最近不行了。小姐，有没有兴趣中国的古钱？保证绝对真的，不象景川仔专弄假钱骗人，赚那天寿钱——”

“我找景川去。”她推着车子，就要离开。

“我阿爸死了。”景川的女儿突然拚尽全力大叫。

“死了！他死了你听到没有？”

“吐血死的，吐了好几脸盆，都来不及接，”女人朝地上吐了口唾液；“肮脏病一大堆，肺病第三期，还整天倒在酒瓶边，干女儿敬干爹，呸！”又是一口痰。

许玉葵跨上车子。

“真正的中国古钱咧，”少年在后边喊：“小姐，要不要看？”

黄昏来了，许玉葵要找的陈殷还不知道躲在枫城的哪个角落，她来到小镇近郊的邮政局，打长途电话给老板。

老板奥斯华在另一端喊：

“芭芭拉，有什么事？我正要去冲个澡！”

许玉葵听了，全身无端地热了起来。她把电话间的门推开一点，值夜班的小姐赶紧把伸向这边的头缩回去。

“一定得找到他，芭芭拉。”沉吟了一下：“这样好了，我明天先去嘉义，后天再来好了。

“不一定全靠贩子，问问你家里的亲戚，他们家里一定还有我们要的东西！”

电话里传来水流的声音，一定是老板急着接电话，忘了把浴室的水关上。

“芭芭拉，你知道我们要找哪一类的东西？”